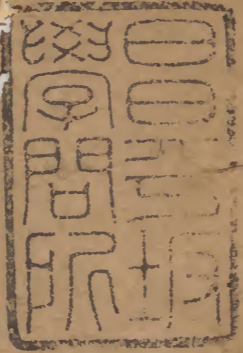


江南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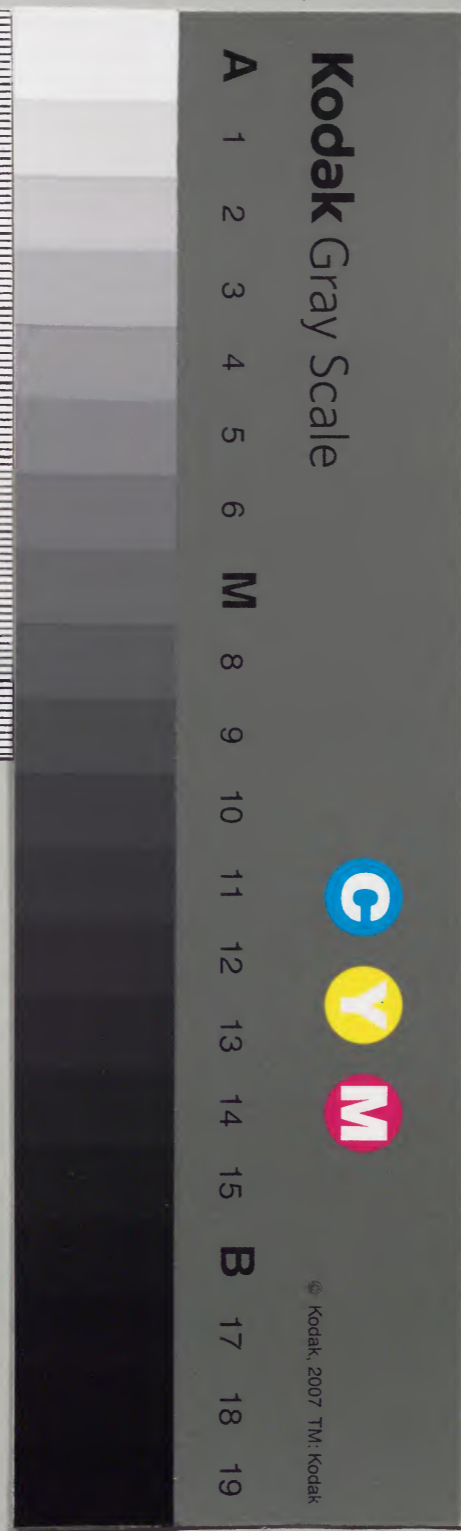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三	四	九
五	一	九	〇
四	三	函	號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二	三	四	九
九	五	四	〇
一	函	冊	號
二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49	
冊數	54	(12)	
函號	291	54	

天下郡國利病書十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二十三

武進縣志

草文庫

額賦

宣德七年欽賜禮部尚書胡滢原抄沒孫昂入官田一
 千三百五十畝房屋一所門面內房共二百零八間基
 地十六畝奏奉 聖主房錢稅朴多不要你納戶部隨
 給常字三百三十七號勘札行文抚按將稅糧差役盡
 行蠲除

宣德八年巡抚侍郎周忱請立均征加耗法大畧謂蘇
 常諸府稅朴自洪水以來逋多待免大戶及中執遊談
 之士例不納朴納死如耗惟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

擾不完批蘇州一府自宣德六年以來積欠米麥至七
百九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石松常等府莫不皆然今
議各府稅朴各連加耗并舡脚使費等米一摠征收撥
運又將襯倉芦蓆并作囤稻州取勘見數仍以加耗餘
米存苗賑濟或與人戶包納夏稅馬草農桑絲絹等項
于是各府錢朴始得清完 建濟農倉看得蘇松常三
府土地雖沃民生甚困耕耘灌救修築疏浚元有已時
類皆乏食又其轉輸朴稅或罹風盜之患未免借貸貴
豪倍加以息攘奪益急魚并日甚以致農人弃其本業
膏腴之土漸至荒芜荒地耨刮而國賦虧矣臣于宣德八

年區畫設立水次倉廩連加耗舡脚一摠征收并先奏
准節省耗米六十万石見在各處囤貯今欲于三府屬
縣各立濟農倉一所收貯前米過石農民乏食或運朴
遭風失盜俱于是給借賑濟賑納秋成各令抵計還官
免其倍息本債以資魚并 立京俸就支法先是蘇松
常三府步運南京倉米一百万石以為北京武職之俸
每石外如益用耗米六斗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獨
不可于三府就取乎是步減耗米六十万石

正統二年又請立馬後看得洪武中北地被兵民艱買
馬當站兵部議于江南人戶湊合民朴五百石以上買

上馬一疋四石以上中馬二疋三百石以上下馬二疋分撥北京等處當年走送是后土民復業僉令替回永樂初如令以三年更替為限時因民耕不敷又將大小人戶官耕編湊每疋馬有編貼四五十家多至二三百家路遠費煩有馬死或馬頭事故移文勾補者又有鋪陳食物損壞借債置買回家追還者有馬頭消乏告替里胥充富差貧每一馬事故一夫被勾貼戶教家俱无宁息雖連年買補起解隨即弃馬逃還看得各處馬駟所在有司俱有孳生馬之可以充于駟馬各駟附近衛所旂軍可以選而當站約計洪武中借編江南駟馬

不過千二余疋若令照教撥替則占用在官軍馬不多可免江南數万家征斂勾擾之苦鋪陳什物損壞者坐派江南府具置力送駟應用如此則在官有走送之實小民无追擾之患

正統六年又立買納馬州蘇常各府步供南京馬州折江西上風濤阻惡最為甚苦今令責價就被地方易州而納均奉旨行至今賴之

嘉靖七年宜興知其丁謹疏請內閣府屬武无江宜四具前代稅額每畝征五升三合五勺至正丁酉武進宜興先附天朝无錫江陰附近蘇州尚為叛賊所竊天

命征代苦战十年我軍乏食至丁未年秋于武進宜與
預借次年民田秋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并作一斗起
科遂征至一斗七合至戊申為洪武元年常州知府趙
良貢以无錫江陰稅科均照旧額独武進宜與抗臣失
于申請并旧額及預借之數驟作寔征未嘗分畝宣德
中巡抚周忱独恤二县科重奏乞金花銀六万四千兩
每兩折米四石官布八万疋每疋折米一石依派二县
罗远改更金花銀每兩折米二石八斗者出之數反乞
別用官布八万疋亦為松江如定一处分去三万疋二
县雖有銀布之名殊无銀布之利賦役之苦其來如此

乞轉行巡抚衙門金花銀每兩照旧折征官布為松江
如定分去者照旧復还至派仍將例步派耗米比照江
陰无錫減半科征以補二县額重之數勘問行本府知
府張大綸勘得无錫之科得与江陰全宜與武進正不
得与无錫比委係不平然額乃難拉改但取彼之余色
此之耗此又善体文襄之意而取不家經也每畝得減
耗米三升五合本县共免米一万八百石有奇永例為
如靖十六年知府應檟謹議常平會計奉戶部開坐稅
科馬州起存各衙門本折色數目到府派局征運元未
立有法程故輕可那重可那輕奸弊百出莫能查考

本府錢朴有白細粳糯米次等白粳米有糙粳米有金花有白銀有官布田地斗則有七斗六斗以下有五斗四斗以下有三斗二斗一斗以下前周文襄公立法七斗至四斗則納金花官布輕貴折色二斗一斗則納白朴糙米重等本色因田則輕重而為損益法非不善也但發久弊生官司以情奉金花奸富以利買金花書算以官田作民田輕則改重則巧于蜚說非一人一日所能查理貧寒小民吞聲忍重則納本色雖欲告理而难于悉達者勢則使然也其夏稅麥絲每年各會計于秋朴田土征办近後民便比照湖州府均耗事例申蒙本

縣驗朴均推通算所屬各具秋朴夏麥實在之數隨朴合用耗脚并作一次會計共該本色米若干村色銀若干其白細粳糯米次等白粳糙浪豆緒雖多然征米科數皆為之本色其金花白銀官布名色雖異然計銀和派均云之折色撮項就簡分為二項每朴一石驗派本色米若干折色銀若干救弊之法可為要矣又各局田有少則有輕重征將合用耗脚將本府所屬官民田地小灘塘蕩等項除魏國公徐義庄并冲成澗埭田地止征元額米麥俱免加耗外其各局官民田地若干元額米麥各若干合用不等脚耗若干各隨多少加耗分為

官民二則官民小灘塘蕩淹圩埂正耗另為一則若正
米數多而耗米遞減若正米數少而耗米遞加某其富
地若干正米若干小麥若干耗米若干不論則數某畝
均科平米若干民田地若干正米若干小麥若干米若
干不論則數畝均科平米若干官民小灘塘蕩等項若
干正米若干耗米若干不論則數每畝均科平米若干
通融損益庶几官府易征小民易納非惟可革里書增
減那說之弊重則之田亦樂買貧元不舊之田積荒之
田亦樂種楚元不耕之土計畝均輸稅各歸田尤為均
正里甲元已賙之若官民兩便然起存稅朴米各縣不

等查照先令酌量處分均推

吳武元江宜五具如南運白糴米若各衛倉朴低派盡
江一具其餘各衙門本折米麥緡州鹽鈔羨後馬後均
派合局五具官布折價較之金花彼此相若仍依日規
分派武進宜興二具如此庶原額不失均推有均定則
元独累之苦則小民元欺蔽之私矣
隆慶二年鄉民比例均科將官民田一万四千二百九
十一頃一畝一分三厘每畝均科平米三斗一升五合
一勺五抄八作一圭七粟六顆三粒民小蕩如故自是
官田之則遂廢而民田每畝為賙米二升一合三勺矣

先是加靖三十二年元錫知縣王其勤丈田竟并官民
田地均為三則吾邑亦乃仿而行之不知官田者抄沒
入官朝廷之田也民間正是佃種未嘗納債其每年
上納止係官租元非稅朴凡為民間平田佃種者率完
租米一石官田重至七斗其高低民田佃種者率完租
七八斗官田輕至四斗其視佃民田者已屬輕額矣故
當時奸頑之民敢于拖欠錢朴多佃官田良民不願也
說者不察曰租為朴遂病其重一槩均于民田令其賠
補將朝廷入官之田元債而白与頑民將元額所納之
租元率而重害貧民非理非法殊為可恠即當時藉口

不過為則多人易為奸然當是就止官民二則近為平
沙高低或三則或六則矣三則六則不若其為奸二則
反若之矣即欲均朴當存其額可也藉有如胡忠安者
起朝廷欽賜之田將何所取大都精于錢谷先無如
周文襄后元如應郡侯苟于民便于法宜二公當先為
之豈止令官田自為一則民田自為一則也

萬歷十年奉旨通其丈量田制丈量之法有魚鱗
圖各異以四境為界鄉都如之田地以坵相挨如魚鱗
之相比或官或民或高下或腴或瘠或山或蕩均逐畝
細注而業主之姓名隨之年賣買則年有開註人之惟

變遷不一田則一定不移是之謂以田為母以人為子
子依乎母而的、可批縱欲詭寄埋沒而不可得也此
魚鱗看之制然也自此制一廢以田隨戶以戶領田戶
既可以那移而田即因之變亂母依乎子變動不拘官
民肥瘠高圩小蕩存于籍者特其槩耳名是而寔非于
是看弓角折之虛朴不可勝計而其搃括欺隱洒派之
枉是年丈田雲造魚鱗看聞之每看寔費數金推求繕
寫不啻再三搃而藏之在官未數年來胥吏愚之毀弃
殆尽有抱而粥之市人之用楮者 自從蜚詭又出莫
可端倪即如萬歷三十一年鄉民金某身為搃書一旦

欺隱田六百畝洒派象戶已則隱食其朴而令一縣
窮民代之稅后今事者攻其奸乃為一二縉紳所獲脫
即一以推其餘亦何可窮詰也且其時畏法者而尺土
不遺奸頑者連陌多漏欲求其策必如其令為君汝璋
開其法乎其法以一百八十丈為一里每里搃該田五
百四十畝內逐一畝丈塘溝若干圩埂若干又基坎若
干河街若干以其細數合之然右該具共若干里再又
合算之是亦一道也聞近日江陽丈田邑侯郝君敬用
此法而如家各奸喪氣惜未畢後而郝以左迂去今日
足國裕民之大計无如清稅法清稅法无如窮搃書搃

江蘇州府志卷之十一 江南十一

書之窟穴非一日智計非一人影射片時推掩歲月然而不難察也第得一展明之令如隆慶中上虞謝公而奸宄矣而又展立魚鱗圖之制專責典守于戶房著為令甲如有損一扁者生不赦死搜剔扶其庶几乎窮矣云今武進者能窮戶口胥吏之奸而為民造福不淺矣唐荆川先生奏施武陵書云方田一法不難于量田而至難于核田蓋田有肥瘠難以一槩論之須于未丈之先二核一具之田分為三等必得其寔然後丈之乃可用折算法定畝如周禮一易田家之百畝再易家二百畝三易家三百畝此為定畝起賦之準亦嘗現國

初折畝定稅之法腴鄉田必窄瘠鄉田必寬亦甚得古意今若不先核田便行文量則腴鄉之重則必減瘠鄉之輕則必加非均平之道也丈田之難全在乎此至于丈量法其簡易者具之九章算法中須先自明此意方可如付之下人為之不允樂也
萬歷十一年改科田 擬經賦冊開靖江具二治溪江其田土多以漲沙積成故稱曰沙然而坵漲不一坵宜畝其卦漲宜如之以賦以故旧例每五年一清丈之除以漲抵坵外不足則以該其卦額推補有余則亦以槩其推減惟求不失原額而已倘若坵非其時者有司不

得與理告升科者暫以其未貯本具濟農倉備賑務報
循環以便稽查仍俟應丈之年方許收冊算派若頻數
則亂賦法以滋奸人欺弊非其宜也今右旁邑有告坍
者宜照靖江其例行仍必令其告坍之人查有新漲田
土方許代訟是年去丈量止一步耳而紛：告改科
何即聞當時科之高低以田主之強弱為低昂故徃：
沙得平而平反入于高下之則其右五年告改抑或田
此大率告升告改多出于西北沿江之上灘沙積散不
常歲月輕升死定而人情巧詐亦巨測万歷三十年奸
民申言利之旨中官下勘勢張甚地方洵：賴當事者

委曲調得得以无患今黃山脚諸處日漸漲成田民爭
利之鎮江志云王端毅公抚江南議以各處臨湖江溪
東坍西漲田土名曰新加寔非旧額將此等錢朴不入
黃冊另為白冊以補小民之包賠意可師也

唐鶴徵曰予嘗總計吾邑之賦當洪武初畝田課米五
升后以漸加至于十年墾田九千三百余頃冬夏賦以
十四万石有奇宣成中墾田一万五千余頃冬夏賦以
二十三万石有奇凡一百二十年加三之一然墾田几
倍之賦似增而寔減也万歷年来合田地小塘蕩等項
止一万七千余頃冬夏賦額遂至三十一万五百石有

奇亦百二十年又增三之一矣然田增至二千頃較之
田賦凡倍也何前增之少而后增之多与語云滄海不
能寔漏卮刳決滄海乎截長補短亦四百八十餘里小
陵河蕩凡半之烏足以供且利之所在蠹之所叢苟非
強察之吏爬搜剔扶則上取其一而下費其十察何望
其不涸不竭也其更煩于輸者其本色以軍運者曰軍
儲凡二石而致一石以民運者曰白朴內官供用光祿
及汪景福三府之入是也凡五石而一石運至南京衛
倉者則以一石五斗而致一石乃其至省者也折色以
金花官布漕折輕賣馬州農桑鹽鈔砂漆茶蠟及菜

笋牲口料價既定胙祿馬役及先祿粳糯之折府部南
北公侯祿俸之及日壽毫淮揚鎮江各倉之折至于南
京之山川坛祠祭所供用庫酒醋局先祿寺之蜂蜜砂
糖皆有折焉蓋不勝其瑣細也如靖初賦額既懸會計
未定蓋詎自七斗六斗以至二斗一斗不下十又余則
周文襄公枕乃收本色之難易以求其平至歐陽枕公
鋒始以本府應公捕蠶粟多益少適而為一惟官田民
田不容察易各為一則而已正耗本折以時會計雖在
輕額者不无若于損增然賦有定額倉有定時吏胥不
得低昂貪累不得橫征矣故吾常云民无問知愚至今

頌烈焉然清賦額就易清田額更難蓋有三田而无賦
者有賦而无田者其元起于富家之石子息于舊產
不暇推取久之而推者无所歸里胥之奸究乃于蠶洒
久之而納者不知其有困貧人工久困賦延之方虛
初年務勞多受江陵奉省通守內而大之初意止期
均賦不期加額也奉行太過悉求以為功然園菜開墾
為日已久後寔步之未有不如始虞其元如則以戾刑
峻法小場海蕩悉丈為田加額適當及之歸戶則上行
其私不恣其樂所增之額全不在官矣故畏法者取盈
虛丈仍有賦而无田巧法者陰縮地額終有田而无賦

于今二十年来積弊日增大抵西北之田視之雖平沙
瘠灘肥矧其高者東南之田視之雖下土沃易糞矧其
平者小陵時墾咫尺荒闕未足深披邊灘田築一成蓄
畬終有可期尤當少為劑量焉耳

秋朴本色起運充軍儲運糙正米內官又白熟細正
米白熟糙正米供用庫白熟粳正米光祿寺白熟粳
正米白熟糯正米景府汪府養瞻祿白粳正米府部
等衙門粳正米犧牲所糯稻谷淮糙正米南京各衛
倉糙正米
秋朴本色存面恤孤老口朴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三 江南十一 十二 同慶州堂

秋朴折色起運京庫米折金花銀潤白棉布折色布
銀府部等衙門米折銀宗人府米折銀公侯祿米折
銀甲下二庫殊漆料銀供用庫本色蠟茶銀折色黃
蠟銀光祿寺箔笏料銀牲口料銀工部四司織造料
銀箭枝料銀步造殿尺銀南公侯駙馬伯府部各衙
門俸米折銀祿米折銀南光祿寺家糖料銀磚料銀
柴火脚力銀南戶部米課銀馬役銀揚州府倉米折
銀鎮江衛淺舡料銀江北河工米折銀輕責銀過江
水脚銀芦席銀
夏稅折色起運京庫麥折金花銀農桑絲折絹銀戶

食鹽鈔價銀公侯麥折銀南山川坛籍田祠祭等正
麥折銀揚州府倉淮安府倉夙陽府倉壽州倉亳州
倉鎮江府倉谷麥折銀
馬州折色起運京庫草折銀南供用庫酒醋麪局州
折銀南戶部定湯州折銀鎮江府州折銀
衙門步用起運修河米折銀甲丁二庫殊漆鋪墊銀
官布鋪墊銀山川耘耗麥折銀白朴車脚銀貼役解
扛銀
衙門步用存苗府具官吏兩季婦生吏折俸銀練兵
并新增兵餉銀芦灘課粒銀 另解進私銀米以上

江南十一

惟充宣輕責水脚芦席軍運余均民運

里役

國朝役法以編民一十一戶為一甲每甲推擇丁田多者一人為長是為田甲一領中產十戶為甲首其丁產不任役者帶管甲役是為之零十甲為一里每里輪一甲田應之云之里長以田而派者云之均推管甲十甲確办錢村勾掛公務以里而派者云之里甲以田而派者云之均徭其初差有朴力重輕煩簡不尋民甚苦之弘正以前不可考之正德中本府令知馬議以通里田土均分十段別造十段丈尺每里編審一段初甚便

之而右造冊之時富民巧為規避人戶消長差錯多有產去差存者訟謀紛紜官民病之

加靖元年死抗羅議將里甲均徭俱行三則編審以家中富及及丁田居止者為上戶丁田數少家中頗可者為中戶丁田消乏者為下戶某項徭役之大合派上三則人戶某項徭輕者合派中下人戶一戶或編一差及數差或數戶合一差務期酌以貧富定以差役輕重邊均

加靖十四年知其馬汝璋批里書開報輪審人戶丁田數目列具對核征黃二冊多有奸民賄通里書以田地

那前移后花分說寄潛避差後今議該將其官田一千
三百九十六頃六十二畝七分每五畝折民田一畝共
折民田二百五十九頃三十三畝五分實在民田一萬
二千九百五十八頃八十一畝四分小蕩七百五十四
頃七十八畝每十畝折民田一畝共折民田七十五頃
四十七畝八分人丁十二萬四千三百九十八丁每丁
折民田一畝共折民田一千二百四十三頃九十八畝
四項共折民田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七頃五十九畝七
分有奇內除第一年二年審過外民田一萬一千六百
四十六頃七畝七分九厘二毫畫為八年每年輪民田

一千三百三十頃七十五畝九分七厘四毫五絲攢造
文冊刻立石碑每年以一段編簽此所云十段冊也
如靖十六年知府應續議立里甲均徭議曰力併則
易疲事分則易办里甲均徭分為二事凡以便民也柰
何本府田朴每多確收奸徒得以計避申蒙本具議准
通其籌編則其事分其又省矣但里徭有吳之而丁朴
元二若仍二次編之亦不免于煩擾今將各項合用數
目總會而并征之仍查照旧額各以類分法雖簡而實
不廢也其見年里甲每里出夫一名專一投運及不時
做工而已官吏人等俱不得免

加靖二十一年死抗都御史夏邦謨札付均徭田規十
年一編本有一勞九逸之宜緣何議以更改即今年
一編但有中輕重易卒之便緣何民不樂承二者之
問要見何者病民何為病民何者終不可通何為窒碍
難行不許何為兩可及去嫌迂就以貽民患其以前后
過自第六甲至十甲人戶若与以右末後第一甲至第
五甲人戶一槩以十年輪徭則後過者似有編累之方
而未後者不无輕省之俸務以裒益得宜酌之停當俾
人心允服而經久可行死按鈔汀條開均後之害田規
十年一編得九年安之近用槩其通編之法聞其輪年

均徭之後亦所不免遂有大均徭小均徭之說弊端其
多誰征不息是否前槩應否又曰合行助擬知其徐良
付議得均徭一役十年一編出銀雖多而百姓有九年
之空一年一編出銀雖少而百姓无息肩之日况田楚
細民受无銀兩或假手于九年之里長或包編于積年
之歇家多收少收羨入惡出其槩又大不如先年十段
冊將槩具丁田分作十段多少之數大畧相等一年一
段較如劃一段以草旧時那移之槩可以免迎年賸肩
之患官民兩便經久可行也旧時均徭之槩那移出甲
十甲之內不着一差十段冊之法正為草此槩而設何

也人戶之消長不有田池則一定不易故十段冊專以
田地為主不以人戶推收為主如一具有田十萬頃分
作十段則每年該以一段為田一萬頃官司惟批此一
萬頃之田点差中之人戶推收縱有不齊而田土故自
若官司亦不必又問之矣出甲之計將安所施故曰可
以葦田之那移之病又此法一定百姓均得預為之所
商人之買遷工匠之執技閭民之轉移執事者亦將歸
而計九年之余為一年之役既役之后又將熙：而樂
東西南北无不可者鼙鼓之名不又京里昏之席不又
設故曰可以免近年瑣屑之患有此二便至于秋朴帶

征則又有可誦者夫有田則有租稅朴是也有身則有
之徭役是也徭役而均為銀差也雖并入稅朴可也一
年徭役銀力若干而力差又有重有輕如斗級庫子之
類庫子出納動經數年非有司臨時遴取殷實良善之
家一付之无心之會計万一亡命之徒肆為之盜此其
當誦者一也常年會計在秋冬之交而徭役百需則自
入春正月朔日以來即无一事一人可闕勢必預為一
年之計而后可此其當誦者二也稅朴自功臣田土之
外无不上納而徭役則有全免者有免其半者有免其
十之二三者或更或漏會計之又難矣此其當誦者三

也終不如十段冊之為簡便周也本具上自大夫下
至閭閻小民群然以復十段冊為善及批元錫江陰直
與靖江其申各相令呈府轉詳列按周批批議委曲
詳盡看寔奉行

邑人編修唐順之與蘇州守王儀書曰執事所病于均
徭田法之不可行也其說大約有五大戶之說計也奸
猾之那移也花分也賄賣也官戶之濫免也大戶之說
計起于官戶之濫免賄此二弊者其寔一弊也夫濫免
說計之弊云某官例得免田若干而自有田万亩或自
死田而受說計田万亩則散万亩于十里而步免千畝

寔則万亩均不當差也其說是矣雖然其以万亩而散
之各甲以步之俸免千畝必非其各甲皆是本官真名
與皆注本官者也必將田甲說為之名也使其田甲皆
是本官真名而不說為之名則一人而十甲其為奸因
易破矣若必是一甲為真名而各甲說為之名過其真
名與注官之甲則免其非真名與注官之甲不得免即
十年亦止免一甲耳安得步之俸免也不然均徭冊外
別立一冊注每多所當蠲免之數如某名例免田千畝
而一甲內已免田七八百畝縱或二甲三甲有田許撞
足例免之數外則後如此則雖甲之免歲之免亦上

得一甲一歲該免之數又安得以千畝影免萬畝也此
法在一疆祭吏執之雖真是官戶之田亦不得覲額外
濫免况詭計乎至于移甲之弊則執事所云只批黃冊
或十段冊足以革矣而又病于黃冊與十段冊之不可
批者則固以為與每歲推收之法相碍也夫每步推收
宜于賦不宜于役十年定冊宜于役不宜于賦役至戶
賦至田賦則隨田流轉役則依戶擬注是以賦注則既
準之每步旋造之細冊所以便民之役輸役法則宜準
之十年并造之黃冊所以便民之點差即此兩法本不
相碍而執事又擬于批定冊差或有田既賣而其差仍

累者則編差之際其人必自言于官曰吾田已賣之衆
又而某人宜項吾差于是官為之按其實而以某人項
某人差如此則是以虛名編差者故賣主也以實力項
差者新買主也故買主以虛名編差可以充亂平定差
之籍新買主以實力項差可以充累乎粥田之人且夫
使法上下其戶以差其甲之錢粟則稍重而散則稍輕
花分者只可花分于戶以移稍重而就稍輕其實不
花分鬼名以稍絕有而就絕元也且十年輪編不能禁
人之花分而一年一編又安能使入必不花分則在度
之于攢藉之始而非以較于編差之際也賄買之一說

時輪多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力役而請銀差今時歲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差頭而請貼戶曩時輪多編差則戶昏之家一年而集一甲豪民之金今時多編差則戶昏之家一年而集一具豪民之金大抵論詭計賄買二弊明係乎冊籍之精核与否不係乎輪年与不輪年也注元全利亦元全害以輪年一編為全害乎而可使小民一步思若出錢几多晏然坐食以一年一編為余利乎縱可以瓜革詭計賄買花分移甲之弊而不能不使窮僻小民多裹朴集錢奔走城郭此其利病亦自相準古有之利不百不交法先時有司激于官戶豪家

之暗損小民然却不就旧法中調停裒益而驟交之以收一切之效以為此足以裁損官戶豪民而已不知小民亦竟受其病今之万口嗾喧然稱不便者未必盡出于官戶豪民而徃多出于窮僻困阨之小民矣請試小民之所最不便者大槩亦有數該且如一邑下田以十分為率徃時一步編審一分其為數則扶令長耳目差易徧持等而算之差易必微有弊焉而差易以察今一步尺審十分則其為數頓闕于徃時十倍令長一人耳目筹算所缺漏处也又多且目筹算缺漏又多則戶書里胥之欺又以重奸民又得以輸金于杖之所重

以為規避小民元金可輸則少受吾後益元所訴而令
長則益不能鬼察若此者非曩之令長多精強而后之
令長多活寔也其繁簡澗狹之勢寔然而執事乃云輸
年則胥吏多得售奸不輸年則胥稍多不得受奸豈別
有說耶不然何其所聞與吾所聞異耶又如力差約銀
十兩為率徃時十年一編正戶約銀五兩貼戶約銀五
兩則貼戶五兩足矣人數既少故其寔而飲之也不難
令一年一編則徃率出銀一兩者今減而出十分兩之
一曩用貼戶五者今必增而用貼戶之為五者十人教
既廣其勢以散有差頭終多物色尚不能編識貼戶之

門者何況能盡飲其錢是以徃時所病正戶饕餮貼戶
今時所病貼戶耗損正戶小民不幸被點正戶則破家
矣若此者非曩時之正戶皆強良而今之正戶皆懦弱
也其聚散零摠之勢亦必至此而不足怪又如銀差曩
之法少總納銀一兩則今定法少零納銀一錢納多者
其倍稱之數必重納一兩縱倍之三兩而奇足以納矣
納一錢非倍之四錢五錢或至八九錢不足以納也此
其摠納則費固輕而零納則費固重也不独如是而已
以一兩摠納之一年則是為一兩之銀一遍赴官守候
交納一遍徃來益費設或交納不時公人一遍下鄉需

索而已今以一兩而散納之十年則是為一千之銀亦
一遍赴官守使交納一遍徃來益費設或交納不時公
人亦一遍下鄉需索是今日一年之累照不減于一兩
而曩日一年之累乃浸淫于十年其為便耶其為不便
耶其最不便者其為坊郭之豪民耶其為窮僻之小民
耶此其為病不可枚舉恐不特如執事所云如涉騷擾
而已也則今法之當安理在不疑秋朴帶征之說既格
于復除之元定款而不可行矣惟用十段冊法則可以
革詭計移甲諸弊而元一步一役之擾然執事曰黃冊
之不可行而疑于十段之不可行者則亦有說夫黃冊

之不可行者黃冊之法故也黃冊之法故而邑之丁與
田大半不登焉故十段冊者為之括其欺隱以補黃冊
之不及以均平力征而已使黃冊果無弊乎則經用黃
冊編差可也使黃冊不能元弊乎則為十段冊以補黃
冊之不及而編差焉可也因黃冊之不可行而并疑于
十段冊之不可行過也執事又為常州賦稍輕蘇州賦
稍重則其法不可畫一故常州自宜從旧法蘇州自宜
新法新法夫賦自重輕而人情之好逸厭煩好者厭
費則胡人度之越人固有不甚相遠執事其試察之竊
恐蘇州之民情不甚遠于常州之民情而法之可行于

常者未必不可行于蕪也 先是一切庫貯紙價賦料
等項銀兩俱責架閣庫吏徑收加靖十一年死抗陳令
每岁于均徭人戶內審編庫子收掌遂于均徭第一弊
政
加靖四十三年死抗陳瑞查得庫役專司看守非供應
役也乃近來有司以庫子為鋪戶有花段卓席之類有
收交賠補之苦他如公堂拜見紙筆下程及牙州油椅
卓日用菓菜之類无不取給焉是以千金之家費八九
百不能當一年之役累六七年不能了一年之差至于
河下斗級供應亦令庫役預借支給是以一其重差取

足于三四人之身為民父母何思虐使其子至此也今
后各府州縣掌印官庫子正令看守庫藏許仍前之濫
派及接受拜見公堂之費果事有不得已者動支官米
禮有不可廢者申明上司与其虐取其民孰若公出于
与官其歛怨于下孰若私誘于上違者重究之不貸嗣
后并禁秋應

隆慶二年死抗林潤札開採里虫係兩途丁田寔出一
事故民之疾苦所係惟均批加靖十七年書則出入有
稽未嘗不善奈何法久弊生或因坐派之類仍編立空
役或因元議之太狹私自加增或經一事之申允輒為

舊規或以冲途之浩煩另立名色查盜之所不及書冊
之不相蒙又如朝覲賓興等銀三年帶征以供一年之
用導河夫備用等銀御年常征以應不時之需与凡一
切不急之用經水利其可緩而任意侵挪官吏交代不
常而漫无稽考及臨期不敷非提編下甲則另派百姓
矣抑將里甲一切公費參酌地方煩簡斟酌的確議報
等因隨令本府知府許嶽設得各屬里甲如慶賀表箋
祭祀鄉飲之類詳備元設外堆科貢考校公費供應修
理城垣牙門新官到任器物使客禮儀備用等項不敷
幸有另派總甲里長脊役等銀數千互相為用迺蒙裁

革益若不足今議應因者因應革者革應加減者量行
加減四具俱以均役輪段丁田算派又每丁折田二畝
小塘以上折田之一總計一年合用之銀原共銀八十
四百三十七兩二錢零每年共增銀二千八百八十九
兩三錢然寔減總甲夫役等銀共六千二百六十餘兩
矣編定銀數愚用申支三年帶征科貢等銀按季解府
候收永為遵守是年巡抚林潤又札開均徭者亦必
丁田各一輕重得宜不均也今查十段冊知丁田多而
優免又少者則人戶編銀即少丁田而少優免又多者
人戶編冊即多以致規避成風多少懸隔夫銀差之不

均也力差中如州其提解戶斗庫船頭等役所費十倍
極重民壯死攔等役費一二倍稍輕今以田力富饒之
及得輕役而瘠薄中人之產及得重差此力差之不均
也甚者奸猾之輩輪甲將到而預挑剔甲以規避投靠
托勢力差既避并銀差得以槩免富者日強貧者日累
何以均徭為哉合元行府吊取各縣十段丁田逐一查
理衷多益少務以其平除已應役外其未輪年各及候
該年即有過割不得所從規避一年止編一段即有別
故不得提下甲應優免者照旧例填發不得徇勢豪
增減應銀力者照田力編審不得任里役輕重寄庄人

戶不許市恩冒免本處官戶毋得分門重疊上戶不得
計占銀差下戶不得混編重使等國隨該本府知其許
裁設得本府所屬武元江宜四縣丁田旧規一例十段
輪流編審近該本府知府李初查得力差賠費頗重
議從甲起解差納官頗便議從丁起其田不及二十五
畝者亦編銀差每年輪審一段輪段戶人關領官銀照
後出力當差又查得向來優免太濫小民苦累宜照近
議題奉事例優免十年止免一升一斗止免本戶不
得分外加增及各段各戶混免仍將免過丁田分註輪
段之下以便稽查

隆慶四年巡撫朱大純行條編法先是江西各郡行條
編法人皆稱便至是兵憲蔡國熙廣恂而力行之其法
先提概州具每年銀差若干其夕差應出確役銀若干
其煩苦而應加之者明為加增其該銀若干次提一州
具實在丁田若干除優免外將一步合用之數均派丁
田并入秋科征办應解者官自發解應雇者官之自給
并里甲每田一畝大約共輸銀一畝五元有奇百姓不
知有徭里之差矣至今永為例云
隆慶六年巡撫張佳胤按李學詩議前項拆銀派入
秋科會計帶征

唐鶴徵曰萬曆初兵道廣平蔡公倣江條編法將行之
詢于鶴徵鶴徵曰差不便于士紳亦民有試便已
然以私計之毋乃身為士紳之日少子孫為吾民之日
久也毋乃士紳之不便輕而子孫之長便重耶蔡公笑
曰請從其久者重者蓋先是優免難有制京朝官得常
全免即以入粟拜光祿鴻臚者田至一二百頃率得免
焉吾民一簽重役旦夕破家說寄冒免之弊時方大行
余故云然條編者大畧与步編因概一具之役計銀若
干科一具之田畝銀若干第不分銀力率附正賦而征
之既欲銀入官為之催募應役者也一時民情俱翕

然稱便既而有行之山東者齊魯之民群起譁之蓋條編主田為算而每丁折田二畝江南地土沃饒以田為富故賦役一出于田賦靈而後輕以輕麗重且損忘費安得不利齊魯土瘠而少產其富在未故賦主田而後主戶賦輕而後重以輕帶重田不足供安得不困戶科都給事中光懋山東人也概請罷條編法會江南各郡金花徂期時有御史方巡抚江南还司徒詰其故御史寔不如故謬言曰以行條編故輒混金花于他項支銷戶部以為寔然同覆奉旨金花銀兩元不在缺免之教依擬着另項查征以后再不許拖欠致虧國用前累

有旨內外諸司凡事一遵祖宗成憲不許妄行便改近來通不遵守好為生事擾民休擬再行申飭着各抚按督率各有司各將田朴差役里甲駟逸本等執業寔心幹理如旧法有弊只宜補偏抹廢通安宜民不許妄生意見條陳更革反生弊端違者定以妄亂成法論既而余在征亦以使还謁司徒因請曰條編法甚善何部若此之戾也司徒曰金花且為請奪何言善也余乃駭問故司徒曰御史言然余曰非也司徒曰有司事御史寔知之子未之知也余曰御曲事鶴微寔知之御史未之知也司徒曰何以征之余曰條編法行以癸酉金

花之負在癸酉后御史言是負在癸酉前准徵言是司
徒入核之果在癸酉前因曰子言良是狀何以知之余
曰額賦總征亦曰編條所稱善者以緩急之權揀之有
司云耳額賦孰急金花者姑有武進論折征入万余金
花民居二即善道有不輸其二者乎有二即金花解矣
焉得他支且先是額賦款目寔煩未有秦亂胡如一均
徭遷至清奪也司徒曰子姑恚言之以貽我二將更覆
之以謝其便法者余退為書大畧曰語云法无利全斯
言非也條編之法其全利者乎設者何其絲也余不
知他省姑就江南言之不啻歲概一具出田而均之後

銀力正貼之低昂有司耳目勢必不周奸昏黠吏上下
其于是岁集一具之賄賂于奸猾也甫征正課又課均
徭是岁而叢一縣之追比于有司而勒一具之勾稽于
百姓也奚其可不啻十分槩其之田而後有一乎然令
中下之家積十載待一朝之需不能也以一年而并十
年之額不任也即富有力者既盡其田而編之至數十
差又奉其重而數十倍其幸而凡金者吾見亦罕矣至
于僱役則雇者与受雇者支相病也貯役則貼者与受
貼者交相病也于是乎巧詐百出以逃役挾貴支者則
詭寄以倖免不啻銀差尔通奸竒者則為移甲為花分

移甲則移未審編之戶入既審編之甲十年俱不役矣
花分則以千畝之家下全于百畝百畝之家下全于數
畝避重而就輕矣雖有神明之宰安能為然屏之照哉
惟條編則以一具之役課一具之田責之輕者減編後
之重如美昔之什百于一家通融于一具矣有田者增
額輸銀抗後者于官領例昔之力差悉為銀差矣額則
徭賦各科征則徭賦并比昔之終步比而不竟者悉以
十限畢事矣步概一具而征之安能移甲概一具而銀
差安事于花分奸猾何以拯其叔勢要死以受其寄死
十年并役之難死終步再征之苦百畝之家步輸一金

有奇千畝之家步輸十金有奇鼓腹而遊高枕而卧矣
蓋并之賦額似乎稍加問其徭役則不免而免矣曩者
百姓所祠廟而求而不得者今坐而得之有司所盜賊
而禁而不止者悉過而不問云之全利誰曰不然安得
以一儒之傷飽而廢夫嬰之乳食一夫之偶爨而弃汲
人之採舟也書具一以奏司徒一以移江南死抚胡公
司徒遂更為奕曰如有地方便于條編者請從民便報
可次年余以使事過句曲胡公出揭：起日江南條編
可死安矣

優免

江蘇
卷之三
江南十
河漢

按正統元年 詔定在京文武各官除里甲正役外一
應均徭雜役全免外官半之正德十六年巡撫都御史
羅 按內驗開今後隨朝文武內官內使俱如旧例全
戶優免其餘見在方高之家各免丁十丁如府免八丁
令知以下至知縣等官各三丁八品至雜職者祭奉監
生負吏典俱各二丁着為例加靖八年二月 詔在京
文武官員之家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均徭雜派差
役照依正統元年例行如有說寄田朴以損小民者所
執按奉奏治罪加靖十年禮部尚書汪 題准其有丁
多而朴少者則以丁准朴丁少而朴多者則以朴准丁

戶內丁朴不及額者止免寔在之數俱以本戶自有丁
朴照免凡有門分遠族无一例混冒例開于后二十二
年巡撫喻茂堅查照部札各該大小衙門凡遇審徭役
悉遵先令原設優免之例錦衣衛指揮免丁七十戶免
丁五鎮執百戶免丁三內外文臣大小一如加靖十年
例二十四年間題准例載于后万歷十年部議清查冒
濫又如加靖二十四例其見任居憂所用所調所降所
勘之者照數免以禮致仕者免十七其閑散者半墨敗
削或編戶除名者不許官故即行待免任子者即照任
子品級叙行其退季生負改細儒之官羨官進授教官

王府典膳至吏承加納官帶不願出仕者止復其身十
四年河南道御史傅光宅題准照品免科照科免田每
田一畝准免三升為率又每田丁准田二畝有丁免丁
不者以田准丁田免田不者以丁准例如左

京官一品加靖十年免科二十石人二十丁二十四
年免科三十石人三十丁今科准田一千畝丁如旧
二品加靖十年免科十八石人十八丁二十四年科
二十四石人二十四丁今准田八百畝丁如旧
三品加靖十年免科十六石人十六丁二十四年免
科二十石人二十丁今准田六百七十畝丁如旧

四品加靖十年免科十四石人十四丁二十四年又免
科十人十六丁今准田五百三十五畝丁如旧

五品加靖十年免科十二石人十二丁二十四年免
科十四石人十四丁今准田四百七十畝丁如旧

六品加靖十年免科十石人十丁二十四年免科十
二石人十二丁今准田四百畝丁如旧

七品加靖十年免科八石人八丁二十四年免科十
石人十丁今准田三百三十五畝丁如旧

八品加靖十年免科六石人六丁二十四年免科八
石人八丁今准田二百七十畝丁如旧

九品加靖十年免朴四石人四丁二十四年免朴六石人六丁今准田二百畝丁如旧

外官半減

教官奉監生負加靖十年各免朴二石人二丁二十四年如十年例今准田四十畝丁如旧

襍職省祭承差知印吏典加靖十年各免朴一石人一丁二十四年如十年例今准田十畝丁如旧

致仕者免十之七丁田准前教

閑住者半丁田准前教

征輸

加靖四十五年知其謝師爰立征朴一條編法先是夏稅秋朴分經項款煩襍設有具提分派其間不无緩急其提因拯其杖与名朴長為市以致侵欺賠補不均之甚不惟朴長率至破家而積逋亦无由追停征輸之弊于此極矣至是悉燭其弊及革其提之弘派不問緩急提征在官悉令貯庫時又立提由以爰比較設真提以督里甲分收解以平若樂均官民以杜那移製寔征冊以防隱漏皆前所未有吏胥无欺冠之杖里甲无逋負之穴朴長得有其身家者皆自此始也其總由給當年確里長製做青田而所載則一畝十甲丁田朴未數如

某甲丁田若干畝共該科徭科米若干石定限次每限
應完若干註其定數已完若干未完若干定其數時
一開征即將提催隨比隨註查對展追今法雖與謝全
而下之奉行則不及遠矣
唐崔微曰稅科之中款項甚煩除本色外有金花羨役
各州公侯俸祿本折布疋揚州淮安壽亳等州鹽鈔馬
役等銀以時加增則又有練兵有攻有貼役提之皆征
于秋科者也自隆慶前各以分教派之科長總十分
為率如金花居十分之几各項各居十分之几則亦无
論科長收之多少而各十分之几為金花几為各項法

非不善也然朝廷所需有緩急故有司起解有遲速其
數浩煩有司不能親為均派不免立其提以司云于是
與提得以揀其盈縮而遲速之矣科長之奸滑與之通
者則有可緩者常多而當急者常少甚而全不派其急
者有之其純寔而不巧之通者則當急者常多而可緩
者又少甚而全不派其緩者有之急者常少以至全不
派其緩其則所收常不足完其所解于是乎出已費以
補當解之數當解之數完則有司之事畢矣敢能更為
追征以賞之乎補之少者費雇補之多者傾家是不與
縣提相通之累也緩者常多以至全不派其急者則

所收不必辨其所解于是乎以官錢為妄用之需妄用
日久則侵欺之物尽矣何以抵補元教而完官乎侵之
少者余產犹或可償侵之多者碩家則已无及是与其
搃相通之累也然欲欺隱錢朴之輩率非經營積貯之
人其所忘用者非止衣物飲食淫蕩賭博无所不為而
已始而欲其搃之為奸也則為其搃之勃視其人之奸
遇為所勃之多少二八分者有之三七分者有之中分
者有之而輸納者又因其所湏之急不又以教之完也
常以半銀抱利而易全半則是有侵欺百金之名常不
過五金之寔既而有司之追緝也力不能尽完所

肩則負不敢自对公庭今月勾稽者至附一二十金以
完官明日勾稽者至附一二十金以完官而別賄吏昏
以緩急其余者又稱夏為而勾稽者且計其所負尚多
不敢以誕之官也又多以所附為已利則是陸續所出
者或浮于百金之外而侵欺未完者常盈其百金之數
此輩之喪身亡家誠不見惜國課何自而完也自上虞
謝侯至始革其搃一例征之不問其孰為急孰為緩收
之小民印貯之官庫至奸猾不得托之于浪費有急則
解不問其朴長之談出若干也緩則貯官庫以俟之雖
純寔者不必顧賞以預補始而朴長元收也有經一

毫不得以小民既納之數為小民拖欠之數既而其庫
之貯也有庫收一毫不得以朴長既完之數為朴長未
完之數江南十餘年來朴長之所以不至于破家國
課之所以不至于虧損者賊此故也說者云其病有三
一已征在官偶遇蠲免賑吏得以竊而有也一概橫征
雖有蠲免小民不得以知其數也一時提征民力且有
不堪嗟夫是俱概其名而未覩其實也夫征收乃有厥
經以防朴長所收之盡不板官也防其官收之而不盡
報于上司則令府縣各一厥經俱給之朴長朴長一有
所入即兩註之隨收隨註收完之日一以繳府一以繳

其則銀蛋在其數常在府收銀者不能昧數換數者不
能取銀又何慮其入于賑吏也况江南監司故多查盜
如織侵匿在庫之銀或者非禦人于國門之內者不為
也欲小民之悉知其數以蒙蠲免之惠乎則于青田之
中細查其款某款缺銀若干今蠲若干某款缺銀若干
今蠲若干人執一帝貯人得一數何疑其昧于蠲免也
以一時概征虞民力之不堪乎夫有餘之家不待言矣
不足之家其所須以办朴差者不過待其田之所入其
田既入則办之而已雖稍遲之亦未必別有所入也苟
欲寬之則定以殘步十一月完未新歲二三月完銀則

上不誤有司解朴之期下不失小民賣米之候矣况江
南未安法之先朴長亦何嘗不勒小民以銀米看完乎
雖先年為有司者但恃強繼不為寔事征朴之初宜征
小民也惟比較朴長以索完呈則小民莫畏而輸之朴
長起解之時直追朴長也惟此較提部以速批回則朴
長美為而輸之提部蓋惟知追朴長追提部之省力而
不知為朴長為提部之煩難所以有報完之名多累賠
之寔况加以迎送使客花殿下程之使費與供應有司
飲食衣服之橫需故一編朴長元不破家謝侯又能立
法度比使細戶不敢更負升合潔已奉公而差用不及

絲毫及今延之雖有補救皆其良法耳
萬歷五年死抚宋儀望令行國運于時武進知其茹宗
舜元錫知其周邦傑皆欠于其事悉知其不可力止不
行惟負與知其丁懋建新任求知于上始立國運法本
與三百六十里為扁審其人戶田多般寔者為十
甲輪為十年朴長以三百六十人代三十二人之役
以十紆五年之勞錢朴遇相文納官戶運自具豆而
又每畝加徧貼後銀一瓦有奇以貼通其煩役有差則
運輕于民力均于公私支納不得愆期勢家不得逋負小
民死板累之虞朴長死顧家之累法莫善于此矣杜寄

成元籍周戶元人点解者止論區額不論丁田多少稍有偏重而上策貼役運稍称便

唐崔征曰每年審編奸民輒以圖運法紛々告援余止之者屢矣或問曰以圖易區人之多少不考以十年易五年力之勞逸不考曷為圖運之不可行也余曰五年一編審于其為上戶尚有役之所不及者乎抑已盡上戶而概及中戶間及下戶矣乎或又曰安有下戶而役不及者寔以盡中戶而且波及下戶矣余曰擬直其之言云步以三十六人而代三十二人之役如此則以看易區其所役之人已十倍于昔以五年易十年其所役

之人不二十倍于昔乎夫以一審編審已盡上戶而及中下戶矣今且欲二十倍其人不足藉下戶以充之一時上中戶將後天降將後地出耶或又曰運輕于車力均于区雖以中下戶充之可也余云是誠味之味矣云之運輕于車則明和運者之車矣運者之車安充悉得其力之勝任者以中戶任解即区輕而亦重矣今有百鈞于此以鳥獲奉之一人而有余今車懦奉之而不足乃均焉獲于九懦之中而人今奉十鈞焉云之均可乎雖三尺孺子知其不可者是入非不多也本懦則人雖車泓区雖輕亦不能奉矣或又曰富區富甲或一甲而

凡解業當朴長之寔貧區貧甲止于確朴不失下戶之
常何至今烏獲与懦夫均力也余曰富區富甲一甲而
凡解業當朴長之寔信矣然編審時之上戶可當朴長
之寔者供五年而不足乃編運時可當朴長之寔者供
十年而不之雖以杖撻駕說鬼魅漲空欲掩借中戶以
代上戶五年之勞不可得矣若貧區貧甲止于確朴則
何其何州不責經催而杜于編運乎或又曰朴長之害
不過勢家逋負民運重煩今官戶自運貼役過之即害
亦輕杜小民畏朴長如猛虎甘為魚肉死有已時至无
安食之家余曰夫言朴長之害即害亦輕既已明知朴

長之利矣言小民畏朴長如猛虎甘為魚肉不知自
報之時言乎抑自征收之時言乎自板報之時言則必
其索計所費不及充投所費而右任受索詐求免充投
耳此捧禍莫若輕之說也索詐之費甚于充役人胡不
任役而甘于索詐也且索詐所及亦必在可充而可釋
之間万無及于繼縷襚之理編審之用人少則此輩
猶可以賄求免若圖運之用人二十倍于編審此輩之
必不倖免可知矣以前捧禍之道揆之其得失何如也
且既行圖運則十年審圖其求免亦何異五年之編審
云其独无索詐可乎自征收之時言則朴長之抑勒加

耗誠者小民曾聞里甲杜能視納戶如子乎其以錢朴
之名挾里長之重抑勒索教倍于朴長怨未已也或
又曰扁運行支則納不得愆期勢家不得逋負且又云
尤不情之甚矣夫國長何力能壓勢家使不逋欠且謂
之勢家必官戶也子不言乎官戶既已有運矣則扁長
所壓之而使不敢逋欠者何等勢家也交納不得愆期
則在有司之追比爰与不爰耳其在扁長朴長乎拙余
所見除前諸害其不可者尚有五焉中人家猝有水
火疾病訟訐盜賊奄然替矣五年一編就有始任而卒
不任者矧以十年則其消長奚啻天 宇又任役其不

可一也國運必十里輸運十甲之長焉得等富等貧間
其富者共收九甲直其家而輸之奇零除羨耳貧者輸
收耗羨稍有不足其何以充况一鄉獨富必多土豪其
余里甲曾不敢望羨其僕隸強弱相凌何所不至其不
可一也曩者屢經里甲之團收就恐不能尽禁今特會
之坐收其有侵欺花費誰得而禁之官一追比貧者有
逃而已即令捕獲豈能以蓋粉充我 國課勢不免復
責之九甲矣其不可三也編審總郡則其所解必多
則人轄一舟提部為政而舟人所命其避風波而急完
納理所必然國運則其所解必少；則車共一舟；人

為政而為長听命其任風波而不恤利俄延以侵盜事
且叠見矣故十年以來独宜與守凍三也其提部一未
之有也每一守凍則本具加銀三四千兩孰非民之膏
而若此橫費哉其不可回也上戶素習于運犹易其事
中戶乍任其役則途上之風波歌家之播弄由監之脇
詐籲天元地欲不破家不可得已其不可五也或又曰
何則宜與之曾言其利也余曰是何难見言而能達二
而能諍必富有力者也富者利于以五年之中戶代其
十年再役之勞安不得称便宜與每戶皆有定額率有
力者之每不亦有力者之所挂名者也一戶之運獲教

百金其无貧橫者運戶不敢附其每則以有司之勢迫
之甚而已附他每中途就蜚檄迫歸其每非以獲利之
重矣為而然也又甚而貧甲運戶不能自行每戶因而
乞攬頌家貼之途有疎失仍累運戶幸而完解則批批
需索至于粥子女積之而不足者每戶之橫如此有力
者安得不称便也大抵富有力者之言易聞貧甲受苦
之言难達余其為难達者達其情不敢又頌富有力者
之絲也

宜與秦侯清賦碑曰始者朴長之难在上等之民邑
侯其審察其弊突而為甲運甲運者以三百六十人代

三十二人之役率十人而一役十年循環中有八年之中徭輕于年力均于分則時有輸將而无廢著以故人稱甲運便法久弊生富者乃掩之以為貧三者以不能掩貧而增富寬富急貧不堪命矣此其難者在中下等之民上人以為難下民不若難上民于是又稱朴長便秦侯至而維本末慮久遠擇便宜搜其弊乃作而嘆曰朴長豈能善甲運哉顧弊有所從來矣提宜與田万有千頃而吳郡周莊去十之三係著其頭率有戶而无籍世家巨室去十之二蒙其租戶率有田而无人有民以十五而勝全邑之徭奈何能均十五之中上戶詭為

中戶中戶詭為下戶甚者上戶竟等下戶而下戶更過之以貧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縱其之九貧鄉富不若富鄉之貧者第論區區運是以貧鄉而等富鄉之徭奈何能均故避運莫巧于周莊巨室掩富莫盛于詭寄花分均徭莫善于限田于是令民自歸田不罪罪其不歸田而民告訐者不旬月而民如令寄庄者令看藉世家者令著戶其饒者以填運縉紳學士大夫免各有差有差者以填運以賞出身後害民之例富鄉應役即人戶而与点解用科貧鄉不應役即甲首但以催朴充役有成法矣乃提一具之藉与其賦年而彙之輕重

而等之先后而次之命曰虎頭鼠尾者為令甲而豪有力者群起而撓寄庄者曰願貼役侯曰藉不着將惟正之元供何役之貼為巨室者願自運侯曰若自運之誰當運者又多申花說令民得許奉代役于是貧富信規避絕徭役均碎幸杜寓朴長于申運之中行限田于編年之內行之三年而民不知徭所稱百世永賴者與非十六年知府譚柱議得該府秋朴在元延祐中止四十九萬六千余石麥絹等額九入國朝洪武二十六年除絹絲益鈔馬州外步征夏稅正麥一十一萬九千三百二十石秋朴正米五十三萬三千五百一十五石

弘治十五年除絲絹等項外步派正麥一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七石有零正米六十六萬六千九百五十四石有零德祺見會典又按府志宣續加之數萬識其因令戶部坐派悉照此數而該府會計每年實征秋米平米一百五萬三千五百余石較之部額多四十四萬六千五百余石此何以故部之坐派者正額也而軍運之席耗輕責載之漕運單及賦役等書者及民運加之耗春办夫般車脚等費皆戶部及抗部題准賦載之漕運單及兵工各戶部錢會計而夏稅馬州益鈔雖六戶部所派原係另項非朴數也今俱于朴內派征以故不得不取于

天下部國朝書 卷三十三 江南十一 四下 同慶州堂

耗米也夫是不特常州已尔蘇松皆然但蘇松則科極重耗米之數從來差少故平米一石以五年算亦常州科則亦重然視蘇松征吳而耗米之數從來原多故平米一石本折不過四錢也縱有增亦在凡毛之間然蘇松耗米視正額得四之一常州耗米視正額凡及其半矣夫耗以彼其重而正額不但吳于延祐且視國初有如焉故延頌寬減之惠者不下蘇松云此常郡賦法大較也部文秋朴止稱曰米此中言平米者何國初官每畝科米三五斗遞而上至一石者有之民田每畝科米五七升遞而上至一斗或一斗余者有之

蘇州府田積冊云

地斗則有六斗七斗以下有五斗以下此科則之不得其平

也洪武時國法森嚴即豪右烏能于征之行其私造后則豪有力者止供正額一切轉輸各用其耗凡與正額等乃獨責之貧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又袁周公抚江南乃令官民田並出耗凡科則極重極者于耗米又稍稍于多一旦強弱智愚皆有耗元能独苦貧民此平米之說也故凡隸賦額者曰平米正米之外飛挽所必需步用所難已者曰耗米正耗並存而嘆之偏累之弊者曰平米當文襄時平米不太逼窄蓋以備凶荒意外之虞則亦有余米余米之立也不以急公家而以添私費

矣故今兩院尽萃之此称名之矣而有出者亦欲循民
得其意也文襄于官民田之耗既調劑法偏累矣然耗
不能以勝額則所為累者犹在也于是又請輕折如金
花折銀二錢五分官布准銀三錢之類計該府共得三
十万余石以蘓息小民又以所云輕折者派于極重之
則其他如白朴糙朴重等本色派于極輕之則此皆以
求其平也願此法自公行之可云曰平嗣公而右者高
下輕重之間其故難言矣立法知府檄書册云周文襄公
金花官布輕賣折色二斗一斗則納白朴糙末重等本
色因田則輕重而為損益法固善也但法久弊生官司
以情奉金花奸富以利害買金花后入勢得金如靖中歐
花遂皆賄買金花于足輪重賦矣

陽公定賦法于是汰去則數之煩冗者統之為官民二
則所云極重極輕之田視文襄時益多調停而本色二
項又俱照朴並派賦：有之人：有之不得又以意指
某田派朴矣此法之安而加家者也死復差別也然而
官田民田犹自角立如靖末則以官民田併言之而止
以平坦極低極高否則派征蓋又法之安而加家者也
唐之有征曰官民一則之產耕之者乃可佃何也官田者
廷之有而非小民之則之產耕之者乃可佃何也官田者
之官所費者乃充佃之須而非轉之價所輸者乃完
不完官之租而非民之田賦惟其租之賦則賦而賦以
不取有也而不揣其本而奪其末以租之賦而賦以
俾民均田而任其租是上奪朝廷之田租以惠奸而病
之民不及此也又其租也何說云者起朝廷將何錫之
之智不及此也又其租也何說云者起朝廷將何錫之

下邳州府志
卷之三
江南十一
四四
同慶州堂

士正于何取給乎即不克批復其賦然官府之設法曰

詳而民間視會計稱獎裁焉何以也設法之贖與編
之贖殊而有司不能察也今兩院乃令括一郡起存
錢帛條載部派額教及正額之外有歲用見之令卑者
俱註其由驗派各異于是纖悉畢見而此藉之外別无
法官既不勞而事集民亦不惑而志定矣此又法之變
而加家者也起存錢帛俱括一府元額照帛驗派惟靖
江其地瀕江海物力既薄轉輸更難故先年依其派解
南運帛未不足方派之各異如北運者悉派之武元江
宜此公平之道矣而不害其為公者也又棉布止于武

進宜其而不及他邑金花止于武元江宜而不及靖江

蓋皆計銀派征原无差別若棉布坐派二具文襄公必

有深意例以國初借征一年後遂為今解布之解亦頗煩

雖仍其旧則相安故今无變更焉該府錢帛向无浮冗

任于民間但帛額煩多苟稍緩如存留益鈔可以免編

及已經題免如由閩及關稅之類應行減編者俱逐一

請出其減本色米五千二百二十一石有奇折色銀二

千五百七十七兩有奇此其數亦微眇然大較以請賦

為主而不能取必于減賦也又按蘓松二府俱明言平

米一石以五錢扣算或減米若干升而本折在中其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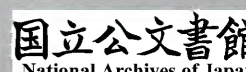
編摠數則云共減米若干萬石也常州則止以本折分
言而不必計摠扣糞矣
十七年湖廣監察御史林 且題大畧云供用之庫酒
醋局內官監乃蘓松常如湖五府少供白朴額派二十
余万石開係最大項上納艰难耗外加耗墊外加墊夫
較米一斛五斗此定數也今缺斛淋尖已多米五六升
矣而盛以簾箕務多斗余不滿不筭五斗之數不亦甚
乎如法篩簸无可言也今稀篩狂簸已非法矣而篩出
二斗止作一斗每石折罰三斗不太酷乎賃房堆放抗
脚打色用抗不可已也而 御道有錢遮闌門官有錢

事出何名堆豆色脚報數等架費本有定額也而大小
呈樣之使用巡路探筒之使用取何元厭此犹其大者
也至于篩揀之糜費拋散之粮藉校尉書办之勒取家
人兵番之嚇詐種：难以枚舉視万歷九年題 准規
則費多數倍矣如前年米一石不過加耗五升耳今元
分正耗米每石加至四斗五斗前年米百石不過派鋪
墊郡價等銀七兩八九錢八兩六錢耳今百石而鋪墊
及元名等用加至十四五兩二十余兩夫此白朴也自
彼處運至 京師率數石而致一石民已不堪及至京
上納而又遭此无端之需索愁苦悲酸誠所云一米一

珠一粒一淚也乞奉前規以甦民用奉 旨白朴解役
苦累可憫各庫局如有分外勒索等弊只着司禮查革
戒飭該部知道因移文各監知會

一內官監先題准每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鋪墊
堆房進房出房篩米打色車進紅黑門抬扛上庫脚
錢堆錢門等坐門并販家火食該銀七兩九錢其餘
无名多用尽行禁止今批朴款私家每米一色足六
斗之數已非正法姑听曲處此外不許勒索升合
一供用庫每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鋪墊等銀七
兩八錢其餘无名之用尽行禁止今批朴款私議每

米一色足六斗之數此外不許勒索升合
一酒醋局每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鋪墊等銀八
兩六錢其餘无名多用尽行禁止今批朴款私議每
米一色足五斗七升此外不許勒索升合
一鋪墊各項使費每石不許過一錢內官監加于一
分
一正米足數外不許指称碎粒加折罰
一朴米務照鉄斛為式不許私用私置大斛
一北安門外元用車運見有書冊可查其門上官軍
人等不許指称碾坏御路抑勒攔阻及捏称撞傷木



冊恐嚇索詐其西安門及樞星門內外一體禁革
一談城兵番專以緝防奸盜為務與解毛元干涉
不許詐稱名色素取財物
一廠衛旂校及死路人等不得妄生事端指名索詐
一談庫寫字長班斛長等不許從中撿之刁難勒索
一各衙門馬兒書吏人等不得需索常例
一行朴處所遇有棍徒或各衙門負吏索詐銀解歇
家者着落談城兵馬緝拏解完如有通令縱容情弊
一并治罪
一朴米及鋪墊銀兩俱要官明寫數單照數交付

歇家全進完納不得推調取完
一談單數目已從寬處此外歇家不得多勒并令如
違以誑騙論
一各朴解務將各本地方潔淨好米支付歇家完納
如與戶部樣米不對者重究
一朴解挂号之日每名各領憑票一帛敢有故違
明旨抑勒索騙者許即填註項下候銷号繳查以凭
參究如无原票或朦朧不實填報者查出重責是
歲省民間粟六万余万希亦沾惠焉
無錫都給事中侯光春書民運事宜考右曰東南財賦

半天下而燕松常加湖五郡又半東南乃民運白朴二十
十餘萬石又天下所死而五郡所蝕也五郡之人太苦
矣惟自高皇帝定鼎金陵則此五都者旁于輦轂故
當時屬之民運以為力近而用力少也且虞有今日之
艰唯哉今京師在西北上游道路紆徐三千里余矣
于是沿途有阻滯之患淤淺有益剝之用暑濕有沓爛
之虞風波有喪失之險閔津有舡料之稅帶磚帶瓶之
煩舡戶有抑勒之害水手有索詐之擾夫裏朴儲粟拯
餘艘之舟爛漫于江淮河濟之間遭回困頓日与死為
隣而又耗費元筭舟抵丁字沽已脫万死一生之幸而

白河之剝舡通州之過垣其根于舡夫之手又元筭自
大通橋抵京以至授解內府各監局庫其奸技弊穴益
又元筭命民几何而不燧爛于汭輸之後耶夫白朴一
石加耗夫舡車脚已費米九斗六升銀八錢通正米四
石始當一石則此二十餘萬石寔為八十餘萬石矣又
每石在途民間米三石而少在京師一石則余共四
石通計前八石始當一石則此二十餘萬石寔為一百
六十餘萬石矣五郡之人何独阜而偏蒙賊之累極至
此也設者當破拘守之以白朴寄派運舡則可以免
解後之破止而寬東南百一之費其說果行誠万世利

然而未易言也。顧民運之費浮濫，不經利不歸于國，而害独在于民。如前所云者，尤不可一起而裁省之乎。嘗考內府錢谷皆有台者監收，垂二百年而白朴肆列視十庫之臣，後解完銷必展閱，白之令隆慶中當事者以言得罪遂罷去，不用而叔恣專于中人之手，手漫无稽制矣。故事白朴之後，解有佞家為之，主办諸所之墊等類，非佞家不効也。佞故宿猶而與中人左右吏胥，又都市元賴少年豪，內外相結為奸，翕張煽罔視，斐挽為奇貨，視運民如魚肉，竭里閭之膏血，供庖狼之餓口，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小民吐声受痛，莫不控訴于系二十五年。

矣。又何怪于東南民力之不支而胥為逃亡耶。近年由楚汙萊凋之，又甚窮怨財賦之无從而。國家之所倚給，何以輸大司農，仰屋之籌也。万歷辛巳，侍御某公洗刷各弊，運民便之一步，而法即廢，予又從丁亥步上書請復監收，不報。己丑適四十庫之板侍御莆田林公相與共事，每當運民至日，即與技文而嗟抱腕而悼，曾不得一甦，剥膚敲髓，飲恨无拉之民，頽然傷之。林公遂于疏先后事狀，抗概抗論，上許可下所司督飭之，而余與林公稍得奉揚德意，除无名之費，禁額外之征，定如增之數，革折罰之苛，于是宿昔胥吏豪猾及中貴人亦

稍勉就約束不敢肆是安省民間粟五六万石一時
運民收呼鼓舞誦 天子之寬仁余惟除獎賞安
通貴漸御事在法而法事在人余狗馬力不足以効馳
駟姑于其所積蠹僅二法十一二年若夫尽釐佞家之
奸建復監之例多滯荐雪漸銷其 之毒庶几五郡
之人可望又甦而東南財賦不終乏絕弗貽后日无穷
之慮矣亦以其行過事宜編刻成冊以俟將來之志
者

二十九年知其安文輝立收放稽查錢朴法
一欺目朴孫冊每年奉本府會計坐派朴孫若干責

令提書除優免外將一具丁田地小蕩 驗派科則
申詳抚院道仍刻簡明告示遍諭又刊科則青田給
散田甲轉給小民令其輸納第已前莫派多提書等
欺錯令后俱親弟查算无着方准刊行庶杜增減之
弊

一批較簿往年比簿不填丁畝各角无有丈提原編
已未完教目田甲名下完欠概用浮千此尤弊穴令
刊成樣每角比部設立丈提一頁每看立以團提一
頁每名一頁前寫人丁未畝后截分列五限扁格仍
分作三截上截寫各限在完銀教中截寫逐日完若

于下截寫連前共完若干未完若干俱係寔填浮千
禁草仍令角提將田甲名下原派已未完數填入提
內務要以甲令看以看令角以角令其庶几提元虛
填完教之弊
一新立卦孫派簿往年田甲名下卦孫悉係角提派
案每有多科少派漫元凭考今另設派簿填寫丁缺
除優免外照依科則派案銀米每角一本印具存查
本具仍不時掣吊稽核使不敢犯庶角提亦元多科
之弊
一銀立收銀流水簿往年流水簿同元刷刊式樣串

票又不填印悉批銀頭填註多有侵弊今設立刊刻
號冊并三連串票責令銀頭編号令三串票鈐印如
過限不收銀隨即登簿發票一票給人戶存照一票
給提確一票存其查考所收之銀開教付角提登入
比簿過晚本日所收銀數即開單付銀房填入日收
堂報簿內次日銀拆封或三五日吊比簿查對
完教庶銀豆亦元侵欺之弊
一日收堂報簿本日共收銀若干批銀豆開通報單
卦房照單登填過晚判日仍吊比較簿查各田甲完
教類案曾否相令庶銀豆角提元侵收虛卦之弊

一庫拆封收簿本日拆過各銀豆銀兩若干摺封在
庫仍吊朴房日收堂報簿查對曾否相合若有差錯
即提銀豆對審又提庫有銀孫收簿各角有拆封簿
互相稽查庶庫支亦無侵隱之弊
一錢朴放簿凡解放錢朴志依本具酌量親充起解
朴房干押批回庫房登朴款並不吏書手之放解者
令其項入款目冊內以便查考
一立籍查批回朴孫芳簿往年起解錢朴同死稽查
多有違限半年以上而不銷批者有之以致那移作
弊今設立此簿凡起解各年錢朴簽押批廻回芳簿

送進鈐印号簿上寫某限日銷及銷批日開号簿送
查親寫銷訖二字或三五日吊前簿查核若過改不
銷定行拿究庶几不致遲悞前弊可清
一設日稽各年朴孫庫簿本具立二截部上截寫某
年月日放某年朴孫銀若干下截寫放解某款銀作
何支放緣由過晚送堂親自查過方准作放仍令填
入各款款年目冊內如不上簿上者不許作放庶逐
日稽查庫支無弊
一放該年孫里庫簿凡放之孫銀先要該房貼文下
庫方許庫吏解放其給各役工食必要對查死重鎖

者方准給發登入此簿仍吊該房歲簿且稽之查對
務要相合責令填入款目冊上不許透用庶几核有
則放放解得清

一各房多稽月稽簿凡奉院道府及本具放解程銀
先開單看過方許寫帖下庫支用隨上入前項簿內
且不許支用過則仍不時掣吊庫放簿查對相合如
有在吳即行查究庶庫吏无妄諸奸惕息

一近并存內庫錢朴不許擅自借支查得徃來借支
一概作放故多不得補還而補還者多被庫吏等狡
通令侵匿樂久相沿今已發魁追賠數千兩矣故設

立爰禁凡奉上司明文借支稽未俱于寔在石作一
借支不許一概作放如賣米一節完日即令補還庶
借放絕无影射

一在標民壯工食除給發每年大約扣存月之小事
故銀一百一二十兩各兵領過工食之內應完並斤
等銀六十餘兩徃時庫吏從中作弊不予各兵名下
扣除竟將月小事故銀作放今查出追完補庫庶放
給絕无侵漁

一昆陵駟僱夫銀二千十六兩又无宜江三具旱夫
銀七百二十兩遇閏加編除支放每年大約省存四

五百兩萬歷二十六年起至二十九年止每年解府
轉解京一百兩后仍停止此項省存者止報府不過
查查俱抵不敷之用此尤大弊今除已萃此夫牙用
議抵撮北馬尺缸銀等項外存剩者照數封入內庫
申報查查
一放各役工食官吏俸銀孤貧米布等項必親
驗判領狀准給庫東方敢稱銀于本具坐堂時稟明
面給毛忽不容私放少短至如木字五号金字十号
坐缸水斗工食遇差則計日給領元差則扣存貯庫
往時俱各全領今查明禁絕不容仍前私冒

一查庫藏要法大抵以朴樵會計款目為主先令朴
房設立堂報簿登記日收銀數次立岁稽簿查理該
年會計款項又立月稽簿登填起解批廻稽查銷繳
俱存座右庫設拆封收放各簿凡有收支必吊各銀
豆流水号串互相稽核若大查刷積弊必吊稽報稽
环与交查庫册互相參核庶錢糧毛元滲漏而吏書
无隙為奸矣

唐鶴徵曰國初有周戶以征收有運夫以轉輸一鄉之
中遍役數十人以為累也于是以其鄉合之為區若
于區又分为上下二角五年一編審則角餘散寔之戶

乃收其角之本折者一名曰朴長以十分為率一人不任也或三人或五六人曾任之大都重不過五石少乃以有元計者每名之中又奉其力之優者乃輸白粲名曰提部諸朴長既已充軍則奉其孰應為白粲者悉輸之提部手轉輸之京師焉是其始以百人受一邑數萬戶之輸粒米石文之通其責未畢又以數十人踰江過河凌三千余里不測之險運數万余石上供之朴水漲則虞漂水溢則虞膠增則陵之間卒稽之閔卒朕之視堆者稅其和料視厥者真州益之瓶清源益之磚領納皆有費乃者稅使尤所甘心既抵京所幸矣白河之

轉搬通州之過填不勝其狠戾凡所有事諸司吏卒視如凡俎中消歇家相与表裡鷹櫻虎視不端其欲不已天下諸役荼整所萃瑣尾所窘莫有若斯甚者然藉稱破產則惟加靖末年為然何也開征之始法當炭稽納戶之完次第責于朴長納戶安得不逋赴運之日法當稽朴長之完次第責完于提部朴長安得不逋且有司元名之費自一二金以至數百金罔不取办焉若出諸不涸之倉而折色之用有緩急轉輸之費有重輕其提独搯其权不与為奸則急者重者常多收不足解則粥產捐貲而不追其其產破習与為奸則緩者輕

者常多取浮于解則恣意浪費緩者終急其產亦破矣
甚至自度其所負之重追呼雖迫不敢出對公庭時附
其十之一二于追呼者以緩責而追呼者又度其所負
尚重不敢出對且并其附者而侵漁以入已如是而向
之負者凡足償責而逋額則枕全慧夫課額安得无多
不虧而補役安得无家不破也自上虞謝公師戾至一
切滌除不独无名之費不責纖毛納戶之微罔欺至撮
其總書既裁有征即所緩急輕重之杖悉歸之官而无
所旁落第本折並收則補長与納戶枕文為病補長雖
則抑勒以銀米並完何知方冬米急而銀可緩米易而

銀為難也則納戶病納戶強則抗拒而經年逋負起運
而補役已畢收銀而久役不休則補長病已汴州桑公
季夔析北運本折而為三各有專領不相侵越其領析
色者名曰拒豆即置拒于其門而受輸之折色之征十
与之期矣昔時緩急之利在奸吏者今日緩急之利在
万民矣有役田有役未有役銀輕則輕貼重則重貼昔
有重輕而今无重輕矣清源附石三百四十石曰一票
余在征在水部請于司空恣照運舡例并附石四十不
願者照輸運銀六錢亦可者三十金无錫侯給事先春
及視十庫奉 旨炭餼中外步者民間米穀万石皆着

為額予是在途在京之若得少甦云某編審之初貧富
易欺奸人百出或役者用備用俸避如誅夸開報者狹
詐挾仇甚于推剝及其催科也日比一角則日迫而唯
周吏喬得移前為后以避比之易一冊則愚民无所執
從而里甲易于飛洒法焉時易則拒豆有所指稱而折
剝易于侵染至于庫吏之那移出入點者以之成家春
者以之敗事吳時追并頗害善良者事者宜少加之意
耳抑又有說焉奸民每遇編審則以扁連之說進而不
適以編則五年一役扁連則十年一役而已曾不思均
是一里之數寔耳五年一役者尚少孰然不足十年

扁連後者反倍何以取盈勢不免措中下不堪之戶代
完五年之役夫中人之家易于與替五年一編就有始
任而卒不任者刻十年則其消長不啻天淵安其之必
任也役二鄉則甲之貧富是役一甲則家之貧富又甚
在富甲則稍有之家或而幸免在貧甲則必不豪勢必
愈充矣在富家責之今日之全名曾不為過之今以一
扁是烏獲而折枝也中下之家不得盡富家僕下而責
之遲遲是早黃而負小矣欲均平則移役必多貧富卒
難得當人情必苦騷擾欲貧分富甲而相教甲則田甲
為朝矣稽戶口之冊非可以說多偽增者往者屢禁里

甲之團水慮侵愚之難計也直令寇兵賣朴何欣往者
止許三人之一後慮貪乏之波及也直令樵悴代價何
歎且提部則朴多人轄一舟二人所命赴訕必不后期
為運則朴少數人一舟莫違為政舟人反得主之稽遲
惟意竊賣惟意害何可言至于惠花說之弊設五年始
一推收夫花說所以避差而非以避朴也所以避往時
之力推而非避今日之編差也元論里中士紳素稱奉
法近立官戶專意追比免役多少悉視官品毛不假借
寄者何利朴不以私而隱則里役亦不以私而輕分者
何事為有利焉一年推收可以花說五年推收不可

花說乎徒使征朴則新王坐視故王受比點差則貧受
報後害者津貼与其臨期許之首受孰若見事而准其
收戶乎蓋法至今日誨之頗詳行之頗習即有缺隙飭
之已尔万不必以一隅之見輕議更張也杜允運之杖
握之漕台漕卒其也吳民非其民也不免見吞牛之
敵敵而味越人之肥瘠故漕卒至水如梟如獍死法
无官：贈私贈勒之无已稍拂其意鼓噪而起其官往
往見毆如近日吳江之劉君時後溧陽之徐君縉芳
然如蚤如鬣几奪秋迹者新王兵至邊請派允云至于
水次土人尚得帖其穴有司拉或攫其鋒也既去其鄉

則惟其所欲耳漕台不察輒從其請賴士大夫力言而
右止彼舟順流兩日之程此中覓舟以之虎口如靖末
年江南水涸曾先于瓜僅有還者至今父老犹抱腕痛
恨之于時漕卒犹未若斯之橫也既而南來晚晚果甚
收朴百斛通関半之每朴百石索銀廿而監部檄至抗
台委至親不為意人亦不敢向之吐一氣監部疏聞竟
未知所司稍裁之不也

征榷

唐崔微曰自周礼有関市之賦小澤之賦征榷之也蒿
夫矣郡有河泊所水澤之賦乎稅課司関市之賦乎乃

晏子告其君曰山林之木衡菰守之澤菹蒲舟之蛟守
之海之鹽蜃析望守之介福之関暴征其私若病其困
少察之何哉蓋圣王之設官雖甚詳要之掌其関市小
澤之政令厲禁而非專以媒利也載師以厘里任國中
之地厘人斂市斂布提市厘布而入于泉府正所為園
厘二十而一也角人羽人所征業角羽毛即小澤之農
所以當邦賦者由斯以言既非額賦之外而别有征非
估物之直而論其稅也至于泉府斂之市不售貨之滯
于民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賈者澤
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待入之王府頌其令于万

民則有死相通多少相益上下間藹然家人父子矣豈
若晏子之云利独歸于上哉然古者因其所有而賦之
則稱便今者變其所有而商入則稱便去都邑之遠近
吳也故河泊之稅多征銀六百兩而不足稅課司局步
征銀一千三百三十兩而其本引所征銀二十五兩而
羨以一府之征僅如此影二乎 圣王之寬政之不尽
之利以与民矣第小民其替不明時田土轉賣甚亟諺
云千年田八百主非虛言也契必稅其百之三不允若
重然亦多逋稅者日而課之羣然而起有司為之罷征
矣乃者稅司四出而征暴之居者行者悉在湯火惟上

南摩事中消稱吳而抗按有力為之裁酌常州一府其
始稅銀五十兩設閔奔牛季以首領官一負領之高多
缺額徃取盈府庫閔閔日給騰踴百倍不允怨苦以
視他州郡就稱樂土云當事者始設如派丁田又設取
征租餘余在征且陳大可止今蘇杭台曹公時聘且併
奔牛閔而裁之上歸京口下歸濟墅常允稅矣日者又
嘗遣中使出括稅契徽州一府征銀至二十萬將以例
括于江南曹公力言蘇常賦役繁重民已子立且十年
造冊始稽推收乃可稅契今過期矣吳日常州請以千
二百金為額吾田是二者知民之利病惟在一時當事

不見事審任事力則民受其利見事不審之矣而胸多
不任事民安所逃害哉武進之西陲有米市焉遠當孔
道多莫水涸而米每臻至大梗行者米價各奸以為口
寔買田二十畝開之為河擬括米舟于中石稅銀四元
步計三千金永以為利米舟寔非二十畝所可括各伶
亦不能均加于此不過私開一稅局攘奪鄉人耳前此
牙用明抽暗騙鄉人已不勝病况加以此乎武進尹晏
公文輝特之不行且為解其額賦然其意不无俟晏公
之擢云余故附書之以告來者

土貢

白熟細米五百三十石零 洪武初內官監白熟細米
係 上方自膳步秋派常州府每進一千石武元宜江
四邑均輸時定昂金陵常在穀下故屬之民運以他近
而用力少永樂中行在北征命隨駕起紉四具朴長僦
民舡裝而運之累步德期宣德八年死抚侍郎周忱請
建江舡二十隻裝運所在官司應給人力民甚便之亦
正中以官司給力不无需候各贍以撐夫工食之賞加
靖初夫尽州加添舡錢貼夫 諸費所朴長自僱募初
進正米三百余石日漸有加 靖末年加至六百七十
余石后漸減至四百余石今步進五百二十五石有奇

零

賑貸

唐順之與武進令李畫書曰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
減免者先運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
先運以內之數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先運又必不可
減免于是有輕發之法蓋來自江南而輸于京師率二
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有二三石之
輕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
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之一石也于
故額一元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

昔之輸二三石者也于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此
為法蓋于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
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有其腳價之有死不必裁之以
豐凶之歛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死損于國而
万有利于民此其法之尽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具
言之歲誅攢運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
此其入于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脚平米七万九千
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抄折色銀九千一百
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厘五毫二絲此其費于民之羨
數也若以錢而收米石以值五錢為率米七万九千六

百八十三石有奇為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賣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三萬七千一百兩有奇而足縱使加折至于六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百有奇之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又余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之羨以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錢以下則其所私之羨固當倍之而已也倍之為四萬則是十萬人六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

粟不費一錢而為六年十萬人續一月之命也為民父母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為之乎且夫國家漕米四百万石之中國有常定有之于四十萬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矣蓋其多之必與否與歲之所在之土不可知而所云輕齎多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以水旱來告者將安用之况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為之採縱今國家所以運輸于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二石者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值自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米直自七錢而至于九錢為貴賤之時吳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

石致一石而又不當一石之用也今如取銀于江南而用銀以給京中之當給米者江南元運之用京元賤糶之用此正今日之便宜耳然則非惟元損于國蓋深有利于國而得乎拯繼緩急之权者也夫損國以益民孰且為之國家發內帑以賑災者徃之有之矣况元損于國而有利民也而又况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為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為乎加靖十四年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常以輕責与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藉可復之也查得如靖十四年蘓松等處災傷死抗候都御

史等准戶部奏准蠲除免外元運四百万石內准折銀米一百五十万石元運米每石折銀七錢改元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大者量折准十万石余臨德二倉支運正征脚價每石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加靖十二年折元一百万石十年折元二百万石八年折元一百七十万八千石元步不有之災而元步不有折元此其因災之而折元者常例也又伏讀如靖九年詔書元運米以十萬為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元八万一千石此其不因之災而折元者例外之思也由此言之乃有因于災而行支運以大寬民力者矣未

有灾傷而不行折免以大困吾民者也蓋又有不因灾而折免以廣例外之恩若矣未有因灾而不行折免以畜于例外之恩者也

額兵

唐崔微曰江南諸郡皆有衛吾郡城國初第設千戶所僭乱既平所出草之云在腹中也然大港边江華渡边湖南湖而湖尤称浩淼若孟河宛然接江之上流而當海波之冲矣不可云之腹中也國初額設民壯一千二百有奇正德中汰其三之一加靖中又汰去其半而府具役占半之于時民俗殷富桴鼓不聞以司閭

門之啓閉以備武事之規飾已尔加靖士子海氛大起焚掠郊保錦綉名邦几成虚烬始設召募具至三十人入費四五十金士既為合將不知兵見敵即奔不敢四顧稍后則皆負創死矣流血成川哭声振楚乃設加兵远方則青齊之長戟燕趙之材官焚之祖疎韓之溪号尤渊蜀之巴宗叟共夜之百越馳冰菁宮峯洞吳之首周不畢至又佐之美之餘鯨收余勝蓋已澄平日久即被之兵而未見敵也幸王者決策以平故夸始克掃蕩然首尾七八年江南之兵迄無成效雖由其族中勇于私闘怯于公战夫亦疎之不得其道也不然破楚

入越爭長潢池吳人何以得志哉海寇既平兵六日銷
其止存若干名陸有總練則以指揮充之日以訓練夜
以杆水有水兵十里一舟二有五入北之京口南至
于楚中自白家橋畫為兩總亦以指揮掛之以備水盜
其餘通湖通江之港設有官兵皆自指揮以下軍門亦
晏用者乃倭入朝鮮聲言入道入犯浙直閩廣駭然額
費吳常亦議加兵予為督撫恪陳繼上之不得蓋時
方奉旨飭筵餉不加兵虞人以慢事議之也然予意
謂慢不如兵云不宜加兵宜多積餉也自兵興及今
所費兵餉何止百萬曷嘗得一兵之用余雖漸銷喜色

歲費尚有萬二千余金即問諸總練万一有京疇堪戰
乎吾知其必无以應也蓋烽烟之息四十余年殺戮之
慘人不復見額兵之設等諸後占十金買之歲可得工
食銀七兩二錢以其半募人應後括其半入已查間子
錢疇安于是然為此者悉凭城社非特總練不敢誰何
督撫監司知而弗問也彼受募者日銀一分自非流乞
不贍之輩誰忍就之此可稱兵乎水兵所泊則土人悉
為侵攬舟即供其私載舟不知操何況于戰揖不能具
何況于戈及以失事見督輒借盤詰之名恣為擄掠買
船村兵不勝其困拊兵之官不无私焉即令增兵何以

異是惟能積餉臨事召募則依憑之徒必且不敢前而重賞之下其有勇敢乎以余論之兵本不可豫練也請言其凡夫練兵之法莫先賞罰江南財賦雖曰浩煩時有錙銖可以借用市租盡輸募府黃金不問出入其能之乎平時閱練挾七貫三喧然傳駭矣孫臏之戰隊長穰苴之斬倖臣必不可也賞罰不行其何以令武夫悍卒血氣為用跳躍強果不能自禁其道然也善訓士者惟培此氣有事則用之公戰元暇為非死事則用之私閑必至擇園有司之法寸之尺之誅之則挫銳不可于將領不誅則長亂不可于有司大都檻豺狼押帛豹必

不可久之勢也貪饕放浪迥異流輩方其戰勝首功有賞克敵有戶足以給之平居工食多則三分少則二分不足一飽苟請益之則民膏已竭可令坐糜苟仍日貫則擗腹為何可令作氣且練兵者非練其技也練其氣也氣怯則技精猶莫之展氣勁則制挺可以前无平居可校亦惟技耳欲練其氣非挾纊投膠別有挽循投石超距別有鼓舞不能也今之將領剗剗成風加郎重辟未能禁止借有戾師勵已擴清兵沾惠矣氣可作矣未嘗見敵其勇其性可自信乎素負驍勇臨敵而靡若丹猛之客氣未可知也素稱怯怯臨敵而奮若術鞅之

獲粟未可知也且昔人論氣日一鼓作氣再鼓而衰三
鼓而竭夫一再鼓之間須臾耳有作有竭矧延之歲月
乎作之數年之前用之數年之后衰病逃亡不知凡几
今日之所養必非异日之所用异日之所用必非今日
之所養矣狀則今日之所養何為也哉余嘗歷紋往牒
悉稽成敗矣澄平之世倉猝有變必无万全久戰之后
柔脆之鄉不堪駟策何也驟見与習見分途遠矣黃中
始禍州郡失拋長吏多逃旬月之中天下響應未几而
袁孫分割幽冀曹刘挺有荆兗各逞雄兵地即其地也
民即其民也祿山肇亂河北二十四郡望風瓦解未幾

而淄青魏博澤潞邢洛死非勁卒地即其地也民即其
民也夫豈易民而練哉驟見則怯習見則勇也然則惟
敵寔為我兵之師相持之久敵之短長我得而知机之
安幻我得而悉战而北必使改之战而勝又足益志此
亦士卒之所云知己知彼也知則勇敢自生二則氣不
待練而練矣孰之矣然終日習譜不如对突之應机也
如古人所稱慮存先事安不忘危惟寓兵于農者能之
而非論于兵農既分之后也不得已而為豫備之策惟
厚積其餉為要耳鄉兵之不可練余又别有議焉并
其述

又曰死司之設以捕盜賊也故凡盜賊出入之區皆有
死司焉以補軍衛之不及 國家之制家矣國初設弓
兵至百人澄平日久云為冗後以漸革之僅至二三十
人賊至不能拒賊去不能緝矣不知天下之事得其用
則多不為濫不得其用則少亦妄費以合月兵乃又為
妄費哉非弓兵之罪也汰之使不給于用之過也王前
之代楚必于六十萬吏不有明鑑乎且死司之官悉出
吏負事叔甚輕當事者素以是枉後之宜及其獲盜之
借之詞則其官必敗其盜必脫及一捕快之不若也蓋
捕快獲盜則功在所司死司獲盜則功在死司故耳聞

有能奮而格盜者則下誅之禍又且隨之進有疑而退
有死即忠義之士解體已矧若輩乎甚非設官初意也
為不改絃則死司可死設矣

又曰夫寇賊奸宄雖至治之世不能盡弭然弭之之術
不可不講也吾常北濱江南之湖四通八達緝之率舟
之口元有阻之故于江則有江盜于湖則有湖盜由南
而之者則浙之術又為甚由北而至者則揚之漁舟為
多夫年飢饉救死扶傷而起者不與也濱江之人不知
禮法騁其有勇習于濟泊望兩淮各盜場盈一水凌
風駕濤朝發夕返今食浙鹽貴而且惡雖有密網焉能

禁之故于石之舟百尺之橋一時鱗次橫枕揚帆之夫
走死如驚之士中堅洞前之器不戒而集蓋其始未嘗
不以自守而乘便則以禦人尋常以禦人于江而伺巧
則亦竊發于內地其行刻多至一二百人少亦不下五
六十往往刻太興刻金坛且刻郡城元錫之富室一夜
刻宜興河橋鎮九十餘家皆此輩也濱河之寇志在歸
烏長興然亦一途婦烏多水非舟不行故貧家亦具一
舟富室或至數百小者僅受三四人大者可百石柁之
常州三十餘人四櫓八跳如之以槳日可三百里秋冬
間時有三四舟或六七舟徑行各郡具不問日夜唱号

鳴鑼无所顧忌遇舟則刻舟有導之陸則登陸登陸則
以夜往時白晝殺人于宜興西仇殺廵簡于夏渚刻郡
城東南綠湖諸富家則此輩也長興多山徑路叢雜即
久居者數迷焉貧者無論即巨家无他業惟習為盜以
為生計間有不慮為盜者有司急捕之則衆執以應蓋
借是以除异已者俾后之人不敢有兩業也適与宜興
接壤宜興独受其毒往時長興臧氏与宜興蔣氏爭田
訴之縣臧氏不勝時方拙稼千畝一日臧氏千人奄至
數頃之禾瞬息席卷而去其以夜刻者不可勝計時刻
婦女以取贖其行刻率以竹為梯越屋而入至其欲刻

之所如取之寄被盜者明知其人固所控訴蓋隔屆故
郎有司間移文捕之遠為彼中有同及應捕人役促賄
耳吾役往亦頗有厚贈牛不發一人也更急之則群盜
出而以枉控彼抗按又其党出而保給之更移文于吾
有司捕人以相抵則其所恃以必不敢之術也衢州之
盜多以行貨為名孰視諸藏而后發不用眾而用寡多
不過二十余人常以兩蓋為炬以長柄斧為械視其扁
不固則舁石撞之以張威高固則踰垣而入以掩其不
及其斧所擬无堅室矣揚州漁舡春秋兩至舟亦可受
五六人然常聯舡數十而至以西湖及宜具諸汎捕魚

為由土人漁舟往、為之向道遇客舟則數舟攬之雖
有勇者不勝其四面受敵矣近年遊方僧道更多為盜
然亦非有土人和之不能狂騁也衢盜以久至不惟日
劫未典者之數漁盜亦不克為大害即禁之俾不至无
准也独凭江凭湖之強之不易耳如靖末年江盜猖獗
各當事大以為屢設法勇除二三年中誅之流竄几无
遺類既而長子養孫又守其業乃習以成俗勢不能革
乃者永生州拘官縛卒几至大乱其煽之又熾可知已
婦烏水盜徃常一之于哨官姚起矣特起以捕盜功新
任哨官督兵葦渡起亦多募吳江水兵自 湖寇迫至

云往時水兵耳甚易之迎之見起兵硬習器械犀利通
為氣奪不數合殺死一人生擒九人余盡弄舟逃起又
用類推逆其所過之因而捕之又十余人余竟倡言曰
大奔入振怒之倫之惟謹然各盜乃有勢豪為淵藪會
勢豪父子相繼死家敗中散亦不又至內界少守惟長
吳之盜日甚設者云江盜勢不能除莫如有所用之湖
盜勢不能捕莫如有所捐之緣江之盜有不可與為善
者亦有可與為善者今得銀用被寇服之榮以誇之其
閭里所至顧也今水不設者民捕盜乎即以此單充之
庶其可用俟其有勞則稍進之為哨官為千總其有勇

健家丁即銀為兵朴子楚心卒不收拾則戮以儆年即
有未及收錄而竊發在府責成此輩朝發而夕擒矣傳
曰御夫其道租詐作敵即得其道租阻作使此之謂也
毋論收一人得一人之困且收一人滅一人之賊矣克
是旣台趙公嘗以倭倣問計余嘗云然趙公頗採而行
之不久以升去事乃止然此非旣台不能也 國家者
會之交死不至官魚統碑得聯扇大則如印贛次則如
江西九江通之轄湖廣與閩粵十州其湖西道之轄
福建崇安等六其其次則府州相通如德州衛之屬河
間如興守禦千戶所之屬蘄州之類是也惟長直兩具

別絕不相蒙先是烏鎮令知雲局江南抗按吳江一具
亦受其要束矣既而發紀漸弛文移乃絕宜與史孟會
在省中目睹其害疏請常州特立二守一負專于宜與
烏溪往札兼管長興臨部以二守杖輕恐不能行即倣
江西九江各道帶管閩楚州其事例專設一道為宜下
所司設之湖州守又乃格不報為今之計惟江院而相
勢元之碍何者抗按司道浙直元有定額不克相借惟
江院元主捕獲彼中元与之抗江以兼湖何辭之有既
頃于添立又不若于定制今可以必行捕元不得矣社
連年飢饉斬竿揭挺探囊眩筐之盜在：有之應捕人

後例納其贖為之護持捕賊未下彼已先期滅迹矣万
一捕獲則令板隔平民富盜之害有不忍言者第有司
能如真遂之治渤海也不然即于各處捕均如以其能
之所宜尽力与否俾其輸寫心腹元有隱匿如趙廣漢
可也求得其偷盜前長教人把其宿負今致諸偷以自
贖如張敬可也江陵當國捕盜條之甚廣時亦稍斂
戢今且朦朧玩愒堪督責而不以聞所縱橫而不加詰
未左右之言可否之見抑強為竊抑竊為忌知之而亦
捕：而縱之致使被劫者不敢以首勝廣之安恐必由
之矣

內運河有常鎮巡河指揮一員自白家橋上至京口皆其信地
西陽沙子哨船萬歷十年立委武奉官一員哨守
華渡哨東南去城六十餘里其土河道大多深陽宜與
來麥貨船欲渡蕪湖往來必由此河盜船多有湖州渡
湖人江港假充哨船每至輒有六七隻每船一二十人
結船行使多入下埠以之內土或由元錫以之宜與深
開白日公行劫掠殺萬歷十五年添立兵船委哨官一
員往來死守
南太湖哨萬歷十六年添設兵船

正統八年三月漕運總兵官都督僉事武興巡撫侍郎
周忱等奏常州府武進縣民言漕舟出夏港沂大江風
濤險阻害不可勝言常州城西有德勝新河北入江
北揚州府泰興縣有北新河中間有淤淺者俱宜浚之
以避大江險阻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蕭華言永樂
宣德中漕舟自常州府孟瀆河出江入白塔河江行不
踰半月今孟瀆河淤淺請浚之廣東按察司知事黃武
濠州衛指揮使牛通皆以為言事下臣等計議華州所
言皆有批請先後孟瀆河其白塔河有四閘可于其中
大橋間立堤其運河水泛則開閘行舟水落則仍閉塞

德勝河亦宜修浚惟北新河計當役一十五万五千八
一月方完比者連年灾傷不可具大役請俟浚理盩瀆
河白塔河德勝河完再議 上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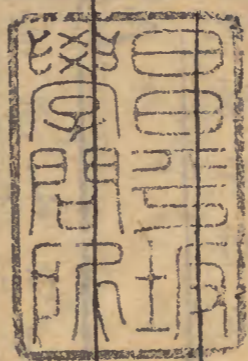
宣德四年八月御史言之云揚州府白閘堤旧立官
二負民夫二百三十人立蓋車挽過舟舡合高郵河堤
及儀直瓜州堤岸高固河水積滿舟舡皆足平流
閘堤官夫盡為虛設而白塔河上通邵白下注大江凡
直隸蘇松常州及浙江之各人私舟楫以盩河至瓜州
江濤險惡多從白塔河往來然河既淺狹且有不平之
处如遇少水未免艰阻如以邵白石堤官及夫移于白
塔河少加疏浚又立閘積水以通浙江蘇松之舟寔為
利便 上俞行在工部勘寔果利便則從之

六年九月直隸武進具民奏閘浙官民舡只及今漕運

必由本具孟瀆出運行三百餘里始達瓜州埧。往為風浪漂溺。其間有新河四十餘里。出江正對揚州府。太具新河入至太州埧一百二十餘里。至揚子灣出運。朴大河比今白塔河元為便利。第歲久沉淤。難通重載。乞如修復。寔為便利。命平江伯陳瑄。侍郎周忱。審計。天順元年十二月。尚書司少卿凌信奏。江南運朴者。泛大江至瓜州埧。有風浪之險。宜從鎮江府。裡河而裡河。自新港至奔牛一百六十餘里。河道淺狹。又有三埧。大不利車。蓋七里港口。又有金山橫阻。江水不得入。以故朴舟多冒險。損壞。宜通七里港口。引江水。以入。後新港。

至奔牛一帶為便。奏下工部。覆奏。宜令管理朴儲河道。官僉都御史李秉及郎中沈柳提調。附近有司。通浚。後之。正德二年九月。又開白塔河及江口大橋。潘家通江西。間先是提督漕運都御史洪鍾言。蘓浙運舟由下江口。并孟瀆河。沂大江。以達于瓜州者。遠涉二百八十餘里。往。疾于風浪。惟孟瀆河對江。有夾州。可抵白塔河口。旧立四閘。經四十里。至宜陵鎮。折而北。即抵揚州之運河。于舟行甚便。請開浚如旧。至是成。

三
卷
利
書
卷
三
七
七
七
七
七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二十三 終

文化電子

